

吳江竹枝詞 三十首
之三

周廷諤 下同

東距吳淞北太湖迅流如駛少停淤而今寸寸豪強占菱芡菰蒲要素租
三江橋接四泓長春莫蕙絲滑箸香怪底季鷹人去後東風吹水白茫茫
平川芰占碧潺潺西到斗門百里間秋半沿街誇壓擔何須盡出白洋灣

鶯湖竹枝詞 六首
之一

四鰓縮項著江南那及銀魚尾却三細逐浪花看不見打來只在萬家潭

贈眞崖大兄三章 存二
眞崖名始樹

沈德潛

棘猴終難成木鳶終難飛讀書不務實智巧將何爲吾兄綴道論奮焉掃浮辭成
敗昭史筆微妙涵聖涯邊筭無不有一任羣兒譏羣兒尚華縵用爲青紫梯青紫
非不好朝榮夕已萎

名士如名山夙昔所欣愛來登羣賢堂交遊及冠蓋中年忽有得吾道在韜晦
外飾華易消內腴理常在灌畦明月中晞髮白雲外客來勸著書含笑嘗不對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一二十七

悠然面西山爽氣襲襟帶

卷之五十一

撰述六

集文一

集文之例與集詩同惟序記之屬其要語已采入他類者置之至墓銘家傳敘事
可采者悉見人物類故皆不載

松陵集序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
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
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於飛是也五言
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
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
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者李陵曰攜手上河梁

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覲閱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禩之後詩之道止于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蘊融冶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颼高警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陣一捷萬物昔率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岳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治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慶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于歌詠苟欲見乎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二十八

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辭辭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訓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鏡然後乃應况其不者乎予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飲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

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予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予豈是耶生旣編其詞請於予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日松陵集

笠澤叢書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礪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爲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爲叢書自當去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畧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二十九

吳江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宋陳堯佐

道濟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以然故聖人條其教而教之教之弗率而又以其刑而刑之繇是君於上臣於中民於下尊卑貴賤儼如也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後之學者或曰吾師佛也吾師老子也復又有百家之說穿鑿戶牖於是教分爲三流析爲九嗚呼教果三乎流果九乎且未喻佛何爲也老子何爲也言之彬彬書之云云是欲化人爲善乎爲不善乎果欲善也則孔子之教不爲不善矣水濟水也安得而異曰江曰河曰渠曰溝名斯別矣體復二乎且夫生而免乳必諷其言死而就木必由其理起居飲食一以資之此乃孔子之教不可須臾而去也雖欲去之有能去之者乎或者北其轅而騁越西其流而走海蓋有之矣未見其至也復之上六迷復凶謂迷復之凶又誰咎也國家紹千載之統炳二聖之業東封泰山答天之休也西祀汾壤復地之利也而且謁見靈闕飲解宗廟噫爲禮之盛有過於此者乎爲教之大有過於此者乎多士討論之聖君則成之明白光大垂耀

永世夫如是則孔子之爲道也不爲不尊矣孔子之爲書也不爲不信矣王者尊之率土奉之適其宜矣又安從而他師焉姑蘇南門邑曰吳江乃錢氏武肅王之所建置疆畫長洲之苑門涵震澤之源魚鹽蜃蛤旣邀逐末之利詩書禮樂遂昧好學之訓會詔下郡邑悉煥儒廟縣令李恭尉聶復等喜而言曰由已而爲專也專則有悔自命而作順也順則無咎旣而營材具工補壞繕廢棟宇之制遙資乎闕里俎豆之設仰法乎太學門人侏侏室書鱗鱗泯然之眈於斯改觀卓爾之士可以弗畔又若罇篚之器縣官具之奠獻之數朝廷著之雖顛蒙者視之瞭焉茲又上之化下以道而下之奉上以禮可以亘萬古流頌聲於無窮也余竊大君之祿外計之寄錢刀之司實曰已任俎豆之化又匪他務會按歷所部戾至新宇惟令及尉趨而言曰天子有命執事有恪廟成弗識歲遠何覩願得正人之論以刻泰山之石余聞其言則思當請而諾蓋喜乎播吾后錫羨垂鴻之慶亦樂乎揚孔子垂教化民之旨黥淺之說孤陋是懼或曰三教九流之道果何如也曰三教不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二十

二九流歸一吾子思之知其異不異也大中祥符五年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陳堯佐書

松江秋泛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極浦寒清循遊具區之野縱汎松江之瀨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兮自朝莫夕溜滿兮誰送迎皓霜空兮一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興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鷺鷺朋飛別鵠孤唳聽漁榔之遞響聞牧笛之長吹旣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欵若夫敵寇初平霸圖初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登鈎鹿走險而亡宋文鑑作忘命一旦辭祿揚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拂衣客右震耀江東拖翠綸兮波上瞻蟬翼兮梓中倘卽時之有適違我後之爲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槩汀洲片帆烟水夕醉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之多才

劇騷人之情思緬三子之清徽諒隨時之有宜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臨河而負石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爲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別有執簡僂瀛持荷帝柱晨韜史氏之筆莫握一作拂使臣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滋文鑑作茲慰遠遊之以懼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於滙川其拯濟乎矚矚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眞茶滿甌少回俗士之駕亦未可爲茲江之

羞

葉燮曰執簡僂瀛以下言已奉使而出不得同鳴夷三子之高時清臣爲兩浙轉運副使疏盤龍滙通滬瀆入海故有白鶴青龍等句

莫旦曰此賦松江府志收入誤蓋宋時未有松江府所謂松江卽吳江也况其文意全敘三高尤與松江府無干

利往橋記

錢公輔

出姑蘇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數百叢然沙渚之上者今吳江縣也束湖之流貫城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一

之中隔限南北橫可以渡者今吳淞江也隱然長虹截湖跨江便來濟往安若複道者初作利往橋也橋本無有慶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庭堅嗟邑民之陋鮮慕學者將改立至聖文宣王廟侈大覺館以進延諸生乃呼富民譬曉以奉釋氏不若助縣官興學民始聽且駭居一日心曉意解驩然從命遂輸緡錢數百萬未幾詔禁郡縣不可新立學二人胥與謀曰民旣從財旣輸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謝百姓遂合傭僦工橋役興焉東西千餘尺市木萬計聞者異之沮議百端不兩月功忽大就卽橋之心侈而廣之構宇其上登以四望萬景在目曰垂虹亭竝橋之兩涯各翼以一亭而表橋之名於其下使往而來者可指以稱曰此某橋也初縣城爲江流所判民半居其東半居其西晨莫往歸事無纖巨必舟而後可故居者爲不利縣當驛道川奔陸走者肩相摩檣相接也卒然風波之變則左江右湖漂泊無所故行者不便及橋之成行者便而忘嚮所謂不便居者利而忘嚮所謂不利議者皆舌強不敢發噫賢人君子措一意興一

役豈直爲遊觀之美登賞之樂哉往往有悅其景物清絕脫落人世者若居之利行之便則茫乎其莫稱也雖然湖光萬頃與天接白洞庭薦碧雲烟戰清月秋風夏蠶滅埃斷牛謳漁吟暗鳴間發榜聲棹歌嘔啞互引後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有足樂焉庭堅之字曰世美精敏沈毅顧其胸中不止乎佐一邑李丞仁厚通雅喜其有能而信從之視事幾數月塗巷室閭新然一變若是橋利大功博可傳可記者餘固不可以一二書也余觀今世人平居燕議時孰不欲求位以伸道試糜以一職則曰職小位隘吾無以伸惟齷齪奉法保已之不暇若世美盡力其任不以小隘自繫者余未見也始則欲設庠序恢教本使民知堯舜周孔之尊及詔條尼之遂能合財力興功利爲久久之使其周旋進退無一不中於道噫豈常人而能至哉世美余友也欲余之文以信本末余嘗學春秋太史氏法乃書曰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蘇州吳江縣初作利往橋成晉陵錢公輔記

石刻孝經自序

李師德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一

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間矣事之本末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下降造及長而孤惇然一身思願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爲大行爲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汝安乎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子孫非止鞠育衣食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然慮其有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飭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蓋人情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上焉旣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不足以寶之也可寶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星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皎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爲最竊願模之堅石一植先壟一置縣庠以示其後復愧乎聲迹悞洙疑當作曖昧不足以聳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序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托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礪行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子孫知我愛之之至亦度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序元祐元年三月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云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尚存然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筆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瀾渺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淒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笥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籬籬坐沈大網旁笥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三

大網旁維牒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幕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盃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穉舟楫梁笥網罟罽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廣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

二大夫謂范蠡張翰也

元祐元年四月二

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

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闔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

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漿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筴
漁兩兒兩蓋依籬籬坐有巾而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兩兒沈
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
善彈琴無貴賤少長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
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
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攘攬其旁也元祐
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修昭靈侯廟碑

石處道

下同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以盛德卽大位旋乾轉坤一正造化號令風動巍巍煌煌窮
廣極袤有知無形莫不被服其寵光而翱翔乎和氣凡天下神祠列於祀典者必
命有司致祭而修完焉吳江昭靈侯廟內腐外毀左支右吾偶形繪容缺滅弗備
春秋薦享亦不復設名在實廢禮甚易而人莫行大恩旣降協於輿情迺鳩羣材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四

調露中爲蘇州刺史遺惠餘愛民不能忘先天二年始立此廟有黃蛇居其中人
益異之水旱疾癘是禳是祈罔敢或怠而舊無碑刻俗失其傳朱梁開平間淮寇
圍蘇州甚急錢鏐禱之輒自潰去江表以寧旣而奏其事乃以爲漢臣而封此侯
爵豈褒顯之意歟蓋廟食於縣境凡十有二號曹王者七李明王者五去唐未久
載籍具存而時代之差以近爲遠稱謂之謬或斥其姓名嗚呼修廟之歲霖雨霑
足江湖不淫土田加闢年穀大穰於是邑之僚吏鄉之耆老皆以爲祀事不可以
不舉也故備禮以格之名號不可以不辯也故諭其名而正之本末不可以不紀
也故摭其實而書之於以頌上德之萬一而揚神休於無窮其辭曰皇帝正位浩
浩其仁升日之旦發天之春隆恩誕敷流載溢覆於明於幽罔有遺漏具區之旁
松陵之墟霄澄壤潔神靈是居有唐曹王太宗之季舊牧斯人人懷其惠聖政伊
始嚴祠孔新禮舉名辯昔屈今伸報稱維何肸鬻貢祉彌億萬年陰相宸扆

三高祠記

迺會衆工官給其費私獻其力革陋爲壯除敝以新門廬潔嚴儀像赫赫幽秘恍惚若憑而安考於圖記乃唐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也善飛白鳥迹書見稱於時越相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平強吳報國積耻引兵北渡號令諸侯以尊周室而其君伯於當時乃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乘扁舟浮五湖由海適齊晦其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初入洛都齊王罔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觀時紛紛明能見幾思菰蓴鱸膾棄官歸吳嘗語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任心自適曠達不拘號爲江東步兵唐陸龜蒙舉進士一不中去從張搏游歷蘇湖刺史皆辟爲佐還隱松江講學益勤多所論撰尤長於詩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耕釣往來不交流俗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吳江有古畫三軸筆法頗工傳者以爲眞前人作堂於斯就圖其壁目爲三高繪事滅裂稱號舛差不崇不嚴人玩視之余至官邑佐咸謂此宜葺久矣於是像而祠之三人者金玉始終異代同趣遺芬餘懿溢於無窮可以懲貪而導廉可以激俗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五

而勵時後世有識之士莫不樂聞其風而想見其爲人然則肖形辨位因故增新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禮之莫敢廢者也元符二年三月三日端溪石處道記

三高贊并序

范蠡去越適齊自謂鴟夷子張翰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陸龜蒙隱居松江稱甫里先生長橋東南舊有小堂圖三人於壁元符三年春始塑像祀之因稍正其名號而記其始末復作贊以張其美云

范子三徙才惟所施功就名顯國伯家肥進退在我卷舒隨時鴟夷爲器盛酒以皮多所容受弛張咸宜達哉若人實亦似之

季鷹曠達清才絕倫見幾未然棄官如塵任心杯酒適志鱸蓴脫身於難篤孝於親步兵之流江東一人行不越禮尤得其醇

魯望高放身與世疎心專論撰跡寓耕漁餽粥不足詞章有餘江湖游隱惟我故居召命雖至其守莫踰先生如在甫里邱墟

顧公廟碑記

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知吳江縣事石處道以事至顧墟見古祠陋甚問之顧公廟也及進謁祠下維繪形於板衣冠不正尤可駭焉於是撤除腐弊改作基構立其像設榜以位號春秋祀之按南史公名野王吳郡人精記默識博究載籍天文地理卜筮占候異書奇事莫不貫通其所撰集竝傳於後篤誠至性厲精力行言無過辭動無失色志踰其貌勇溢於義內孝外忠罔見其闕當是時中原陸沉而東南繼統不一典章制度綴輯僅存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公與諸儒之力也惟顧陸朱張吳之舊姓其顯人高士有功有德不爲少矣而祀於今者甚寡公之此祠迴立於窮閭之濱獨以名存而不廢亦豈偶然乎哉新廟旣成民愈知敬皆以爲不可復嘿嘿而無傳也因書其大畧且作詩以刻之庶幾有能歌以祀公者辭曰臺城赫赫東南雄累朝文采諸賢功公之堂堂儒者宗詞學炳煥虎與龍幼則穎悟非常童丹青著蔡靡不通字書淵海藏心胸廣吞具區及吳淞入竭吾孝出盡忠勇奮以義於其躬黃扉棘寺咸雍容國史邦禮任獨隆論著深博堅莫攻特立於世衡廬峯寂寥誰可詢靈蹤烟霞漠漠江波中一新祠象人益恭衣冠髣髴瞻遺風公惠斯民年屢豐德祀永永傳無窮

松江賦

程

俱

下同

鷗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攜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畱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爲五湖地脉四達衍爲松江洶湧溶溶洋洋孤峯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暝烟屯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憩蛟龍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草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翼於泱泱燭龍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二十六

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趨南而遣北既盡圓而失方今子將覽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墟於垓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當作水雲與興叶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冥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遊以卒歲矣吾子以爲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礫視五湖於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辭是夜夢有丈夫頎然而長身鰲色而修髯扣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會曰長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梁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七

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烏喙差耕石田裊起脇下謀誤機先則吳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御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擊吳卒鷹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溪登姑蘇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化血爲黃埃挽餘腥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與喬木而皆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紛亂錢鏐崛起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崖相爲二城鎮威武之右境接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版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羣吏臯畝棊列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閣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萬世於俯仰盡

賢愚於一邱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魂而訪伏劍之靈遊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兮子安適而不歸歲婉娩而將莫兮路既壅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兮折疏麻而搴杜若羞摇摇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再歌付千古於一笑

姑蘇志曰俱優文學作松江二賦三高祠詩序遠近騰誦之

三高祠詩序

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際得托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見勢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害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流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憇不爲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死不返顧爲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冥憇者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亦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八

可以訓元符三年吳江縣立三子像明年三月甲子安於祠堂令率僚佐拜而奠之某謂俗務奔競久矣冀得守道自重確乎不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度幾清節之爲貴無亦望之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吾同志其系之以詩是年五月八日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信安程俱序

笠澤叢書後序

朱 袞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乎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乎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袞旣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於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夏四月毘陵朱袞記

今上皇帝車駕南巡駐蹕松陵之梅墩乃於整飭六師之暇特念聖武布昭乎遐邇王靈丕振於華夷四海永清萬姓悅服悉本於天地山川神祇之所佑相爇恭行柴告東方之禮崇建嶽廟於梅坡之艮隅中立正殿三楹奉嶽神像翼以兩廡衛以石垣仍於殿之西墀力加畚築構齋堂庖爨福室凡三十餘楹以爲道衆祝釐居守之所羣工告成皇上喜率百僚詣殿庭載瞻載拜奠以玉幣精虔有加而神亦恍若降臨於綵雲杳靄間靈旂繽蕤鸞鶴迴旋風日交暢而焄蒿悽愴之天悉萬姓崩角稽首之地神人協慶福有攸歸皇上乃命臣開爲之記以詔後爰序績如右而系之以頌曰於赫有宋享有中國河嶽效靈翼我皇極泰山有神永奠東土茲翼聖駕陟降斯所帝乃曰都蓋享以祠基殿妥靈皇釐是資磐石宗社萬古弗泐佑我生民歲蕃黍稷麗牲有碑帝命勒勲後有式者尚考斯文建炎三年月日隨軍轉運使趙開記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三十九

三高祠記

祝 鎰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惟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昔者越相范君苦身僂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伯越用復會稽之耻既返國遽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方時齊王罔專權怙已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托輿菰鱸促駕言歸無何罔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間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篷蓆往來江湖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答竟全亂世如三先生者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默語不同然去而自全遂其高致均也吳江地濱具區舊有長橋橫截江湖之間好事者立三先生祠於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游居也歲庚申七月初吉括蒼祝鎰與大梁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遠望舉觴灑江慷慨言曰去危卽安人人願之然竝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才非不周也鹿門子

學非不揆也或死憂而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黽勉畏去故也其視知幾者遠矣三先生亟隱亟去身名俱全同稱曰高非虛語也後之君子苟寵祿是孰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愧且悔乎始橋之置在慶曆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郡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爲邑尉蓋因其廢址實創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括蒼祝鑑謹記

吳江縣重建敕書樓記

李處全

松陵令趙伯虛爲邑二年農桑勸獄訟簡簿書錢穀治辦學有新田三高有祠百廢具興不爲苟歲月計先是建炎中國步方艱而邑當寇衝祝融回祿相其虐其後踰四十年閔宇庠陋夷於民編乾道疆圉大淵獻公始撤之爲新門培基取財百用先具梓人執斧斤以聽畫至瓦甃坯釘亦出於公之指授焉其始於春而落成於冬遲速之程不愆於素飛樓干霄與江山長雄環視具區笠澤之廣雲烟卷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四十

舒濤瀾吐吞舞鴻鵠而歛魚龍爲三吳壯觀公乃以季冬之月盛服率僚佐奉詔敕其上用以鎮撫其社稷輯寧其神人遺民故老告語子弟咸謂役不踰時而功倍於昔微令尹不復見此矣是時距公終吏甫旬月當作日君不以欲去怠其事朝

夕於斯迄用葺成真古人之用心也使今之人用心皆如公君家之事尚有不舉者乎故予樂爲之記乾道元當作三說見長官表年左承議郎新權發遣沅州軍州事贊皇

李處全記

吳江縣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下同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升斗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當作規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

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無繇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櫂船而逐利者飈颿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跼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與未始至者奚辨

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交馳之役宜能數游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泛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如適新作治所落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纔七十日而閉閤高昭牖戶靚深髻績髻鏝皆中度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圍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傍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游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如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朴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之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如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爲敘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

三高祠記

吳江縣志

卷五十一

集文

四十一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鳴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生不竝世而鳴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喻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某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囑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畱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旣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颿烟篷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

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
遠遊衆芳嬾兮高邱忽獨君兮不可畱長風積兮浪波白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
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歛歛兮其下孤篷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
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艤櫂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
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
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士膾脩鱸兮雪霏霏登菰蓴兮芼
之水仙嬪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頽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蓁蘋堂
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晞兮類烟
雨菊莎兮杞棘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餽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
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泐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
徑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隴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旣望
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以爲記

吳江縣志

卷五十二

集文

四十二

徐志曰此碑文旣雅馴書亦工美邑中珍物也

卷之五十二

撰述七

集文二

重修吳江縣學記

陳從古

學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講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齒胄獻囚告馘無不寓焉詎可
一日廢也宋興尊儒隆道州邑率詔置學中更金兵之變一時學舍莽爲盜區浙
右尤甚吳江界往來之衝六龍南渡駐蹕臨安實爲畿邑士大夫行李取道半天
下使客旁午曾不得一夕寧爲邑者平旦視事操牒據案獨臺符府檄金穀趣辦
之是憂至學宮廢弛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簪筆健訟視他邑最乾道之初乏宰
再歲郡擇仕者攝之席未暖卽去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嘆曰吾爲風化之首
今學校鞠爲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甚者先聖殿廬上雨旁風
春秋奠菜無所存庇此令所當憂也前政石公轍嘗創之矣未幾中輟吾詎忍不